

文学陕军新梯队作家书系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编

左手和右手

张炜炜◎著



作家出版社

文学陕军新梯队作家书系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编

左手和右手

张炜炜◎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手与右手 / 张炜炜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9
(文学陕军新梯队作家书系)
ISBN 978-7-5063-8355-4

I. ①左…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8036号

左手与右手

作 者: 张炜炜

责任编辑: 秦 悦

特约编辑: 冉晓雄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322千

印 张: 24.5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355-4

定 价: 4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一抹迷人的新绿

贾平凹

八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摆放在我面前，就好像八个人站在我的面前，他们或高或矮，或胖或瘦，却都揣了一肚子的故事，一肚子的想法，以各自不同的姿势，不同的神情，不同的腔调娓娓地讲述着、叙说着，甚至唠叨着。他们说那么全神贯注，说得那么情深意切，以至于让我心生感动，倏忽间看见了自己不太遥远的青年时光。

这八位青年作家多生于秦地，是黄土地养育的一群儿女。三秦大地多神奇，神奇的不光是这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卯卯，更有那些古老的传说，厚重的文化。生于斯，长于斯，骨子里难免就有了这块土地的脾性，血脉里自然就有了这块土地的因子——他们就像是这块土地上生出的几株小树，就像是这块土地上长出的几株庄稼，一边汲取着传统的营养，一边沐浴着时代的阳光，默默地扎着自己的根，长着自己的杆，繁茂着自己的叶，孕育着自己的果。而这一次的集中亮相无疑令人眼前一亮，欣喜的看见在陕西文坛的土地上又增添了一抹迷人的新绿。

作为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我和这八位青年作家大都见过面，说过话，虽然谈不上多么的熟稔，但对于其人其文，每每见

之，却总能生出一股子说不出的亲切。这里面有地缘的因素，更有文化的姻近。我耳闻或者目睹过他们如何在纷繁喧嚣的当下抵御着各种各样的诱惑，独守着一份宁静顽强地跋涉、探索；我亲眼见证过他们凭借着汗水和努力取得的大大小小的收获。我常常在心底里为他们加油，为他们祝福；我也常常为为了他们的成长提供各种帮助的人们而心生敬佩。去年以来，陕西省委宣传部启动了“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扶持计划”，包括这八位作家在内的二十余名青年作家被纳入其中，除了给予经费上的帮助，还多次组织学习班、培训班，邀请名家传道解惑；陕西省作协联合鲁迅文学院举办了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研修班，为这些青年作家举行了拜师仪式，聘请了国内一流的作家评论家担任他们的导师。同时，在《中国作家》组织了作品专号，赴京组织了作品研讨会，并在《文艺报》等媒体对这些青年作家进行宣传，为他们摇旗呐喊。今年以来，文学院先后组织了“三秦文学季”系列讲座，聘请国内名刊大刊编辑进行系列讲课，帮助他们打开视野，拓宽思路；为了集中推介展示他们的创作实力，这次，文学院又选拔出八位青年作家，由作家出版社集中推出八部作品。现在，这八本书即将和读者见面了，是丑是俊，是咸是淡，就交给读者去品咂吧。

在和这些青年作家的交流中我说过这样的话，文学上有些道理本来也讲不出来，而且一讲出来就错了。因此，我不想就创作的方法原理一一赘述，我也不想就这八位青年作家的八部作品一一分析。我想说的是，创作需要个人的实力和努力，创作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幸运的是，在一大帮文学热心人的勤劳操持下，环境和氛围有了，就像唱戏的台子已经搭起来了，开场的锣鼓已经敲起来了，接下来戏会唱得怎么样？我期待，我有信心。

2015年8月 西安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梦和现实的距离	1
第二章 除却巫山不是云	44
第三章 爱情的安全模式	107
第四章 我的心你看不见	130
第五章 解不开的死局	158
第六章 最需要陪伴的人	191
第七章 宿命的诀别	226
第八章 折断了翼的鸟	242
第九章 幸福的能力	285
第十章 你的世界始终有我	331

第一章 梦和现实的距离

今天安以苑的精神很不好，昨晚半夜失眠，后半夜几乎没睡，回国之后的这一个月，她几乎夜夜不能安睡，方信之在她的梦里越来越清晰，也许，是因为和他的距离，从隔着无边无际的太平洋，变成了一方小小的湖，现实的距离短了，梦的距离也近了，有时在梦中，她仿佛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就那样轻轻拂在她的脸上，就像多年前的那次，他喝醉之后倒在她的怀里，在她耳边像小孩子一样撒娇，要她为他揉额时一样。

“安老师，院长找你。”实验员陈姐在叫她，将她的思绪拉回现实，其实，现实的距离仍然很远，哪怕是在同一个城市里，他们仍然也许一生都见不到一面，城市里的每个人都像一颗按着自己的方式运行的行星，如果没有打乱速率，即使都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也永远不会相撞。

但是，只要他们呼吸的是同一片湖水濡湿的空气，就已足够。

院长找她，是告诉她今晚有个饭局，为了他们院刚刚申请的那个产学研的大项目，作为学校的所谓引进人才，她是项目的重要主持人。科研界也并不是人们想象的一片净土，所谓产学研，说通俗点就是官商合作，学商合作，官学合作，环环利益相扣，缺一不可。

在国内，并不是呆在实验室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就可以成就大事，你必须和各路有用的人打交道，才能拿到所谓的项目。

安以苑在国外读书时，就曾经听国内来的同事说过，只是没想到这一切会这么快降临到自己身上。相对于和心思复杂如卫星云图的人打交道，她情愿选择看似复杂的化学反应，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反应，都有相应的机理和规律可循，而且，加一个指示剂，便可以从透明的玻璃瓶中看得一清二楚。

可是，人心的指示剂在哪里？

但是，她明白，现实永远先于梦想之前，所以，即使她心里再有多么不愿和不屑，她仍然无法挣脱。

安以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觥筹交错的场景，她喜欢干净的实验室，干净的白衣，干净的透明玻璃器皿。记忆里的那些污浊让她在成年之后选择一切东西的最低标准就是——干净？

而眼前的一切，虽然处处奢华，她却依然发现桌脚那不易被擦拭到的地方的污渍，她静静地看着四周，豪华的包间，所谓的商界和学界大人物，而她，是被他们院长带出来和这个酒席的主人——万华公司的老总来谈项目合作的，酒席一开始，院长就介绍，这是我们院刚从国外名校回来的化学博士，年轻有为云云。安以苑礼貌地欠身微笑，却避过了那位林总伸过来的手，那个男人衣冠楚楚，看起来一脸儒雅，可是不知为什么，她却有些排斥。

桌上还有很多人，她不认识，也无心认识。今天，院长叫她来，无非是因为她学校的名头，另一个原因，就是她是一个长得不算难看的年轻女人。

大家似乎相谈甚欢，院长和那位林总已经亲如多年不见的至交，她今天的使命应该告一段落了吧。她站起来，不动声色地走出包间。里面的空气和气氛都让人感到污浊，她走到楼间的休息区，这个酒店还不错，休息的地方有藤制桌椅，还有假山流水，听着流水的叮咚声，安以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靠背突然搭上一只手，安以苑警觉地坐直了身体，她不喜欢陌

生人的靠近，她回头，是刚才的林总。

她站起身，脚下不露痕迹地移开一步：“林总好。”

那个男人对于安以苑的让开心中有微微的不悦，以他的身家，有多少女人趋之若鹜，眼前的女人不过是多读了些书罢了，没有哪个女人能在钱的面前真正清高。

他走到安以苑对面坐下，一手撑着下巴：“安老师似乎有点不合群。”

安以苑明白眼前这个男人的心思，虽然女博士是人们心中的第三种人，可是，对于他们这类自认为成功的男人来说，如果身边有一个长得不难看的年轻女博士，也是身份的一种点缀。

她笑了笑：“林总太敏感了，我只是出来去洗手间，看这边景致不错，过来坐坐。”

林总玩味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女子，窈窕的身段，漂亮的五官，还有那种书香濡染的气质，很有动人之处。这样的女人，如果在床第之间，不知是怎样一种味道。

男人的注视让安以苑心里有那种记忆里深刻的憎恶感，她终于明白为什么第一眼看见他就觉得排斥，因为那双眼睛和记忆中某个憎恶的人的眼睛太相似。

她站起身来轻笑道：“我出来的久了，也该回包间了，不然真的就不合群了。”

林总看着她袅袅婷婷离去的背影，暗骂了一句：“不识抬举。”

回到酒桌上，安以苑揉了揉额，这个饭局到现在应该已经接近尾声了吧，大家需要交流的话题也在酒精中交流的差不多了，该结束了吧，她已经不想再待下去。

可是林总回来之后，却掀起了酒桌上的新的小高潮，而这次高潮的中心，是安以苑。

林总几乎找出所有的溢美之词，来让安以苑喝酒，安以苑明白，这是刚才他碰了个软钉子后对自己的挑衅，她只好说自己不会喝酒，可是院长却在一旁撞她的手肘，她轻叹口气，这次是产学研合作的大项目，而林总是他们不能得罪的企业老板。她拿起酒，准备一饮

而尽，突然有一只手伸过来拿走了她手中的酒杯。一个有磁性的声音响起：“安老师不会喝酒，这杯酒我替她喝了吧。”

安以苑诧异地转头，看见握着酒杯的干净修长的手指，她抬眼看去，这个男人有一张干净好看的脸，他是谁？她回想着刚进包间时院长的介绍，好像叫沈局长，应该是这个城市哪个重要职能部门的重要人物，不然不会出现在这里。可是，他为什么要帮自己挡酒？

沈见池喝完那一杯酒，微笑着注视着安以苑。他从刚才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她，她似乎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除了必须说话的时候，其他时间她好像都游离于整个气氛之外。一个晚上，他都在注视她，可是直到刚才为她挡酒，她似乎才察觉到这个房间里有他这个人。他看着她茫然的眼神，忽然觉得她有些可爱。他刚才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为她挡酒，他看见林总在她出去之后片刻就跟了出去，林总是有名的花心风流，喜欢沾染各色女子，其中不乏高知女性。刚才看见他尾随出去，他在心里惋惜，这样一个清雅的女子又将沾上金钱的味道。可是，林总回来之后包含着恼羞成怒的敬酒和安以苑的无奈，让他知道，她还是那个她，那个第一眼看去如同兰花的女子。当他看见她紧闭双眼将酒杯递向唇边的那一刹那，他不知怎么就伸手接过了她的杯子。

经过沈见池的这一挡，林总再闹下去，也不过是为别的男人在制造英雄救美的机会，除了无趣再得不到半分好处，何况，沈见池是这个城市最年轻的处级领导，据说很快还会高升，和这样的人作对，并不是明智之举。因此打了两个哈哈，酒局不了了之。

院长也看出了沈见池对安以苑的特别，没有一个男人会无理由地为一个女人挡酒，何况安以苑对沈见池来说并不存在利益。

出了门，院长就急急地开车走了，说家里有急事。安以苑点点头，现在虽然有些晚，但是还没到打不到车的时间，她站在路边等车，这时身边停下一辆银灰色的车，车窗滑下，是那张干净的男人的脸：“安老师，我送你。”

安以苑有些迟疑，可最后还是上了他的车，刚才他帮自己挡酒，

在酒桌上连谢谢都没来得及说。何况，这个男人并不让她觉得讨厌。

安以苑上车之后说了句“谢谢”之后，就不再说说话，安静地看着流转的街景。她还是那样，永远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来制造气氛，而她从来不喜欢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所以，她选择安静。

沈见池在红绿灯的间隙看着安以苑，她好像永远呆在自己的世界里，周围的一切都只是和她毫不相干的背景。

他忍不住微笑：“你在想什么？”

“呃？”安以苑回神，用手将散落的发丝别到耳后，然后歉然一笑，她好像忽视他太久了。

“什么都没想，只是在发呆。”

沈见池有趣地看着眼前的她，这样直接地告诉别人，在他面前发呆。这个女子单纯直率得很可爱。

“我这么容易让人无趣吗？”

安以苑有些不知所措，这样的对话该怎么继续下去。

沈见池不再为难她：“你有男朋友吗？”都市的成年男女，没有那么多时间拐弯抹角。

“嗯——没有。”安以苑回答，方信之已经从她生活中消失不见，再也不会回来，自己现在应该算是单身吧。

沈见池对这个回答比较满意，虽然她有些迟疑，但是，没有就好。

“我两年前就离婚了。”

“抱歉，我不喜欢离婚男人。”安以苑老实地说。那个和妈妈结婚的男人，让她觉得离过婚的男人即使看起来再美好，都有他们致命的缺陷。

沈见池不知道自己该笑还是该气，这个女子，似乎直率的过分。但是，遇到心动的人，他没理由放弃。

“试一试，好吗？”

那天以后，沈见池并未去找安以苑。安以苑并不觉得奇怪，两个单身男女，在寂寞的夜里，在狭窄的车内空间里，说几句暧昧的话，有什么必要当真。何况以沈见池的身份，离婚两年仍然未娶，

如果不是在等待最好的，就是喜欢玩男女之间的游戏。而这两种可能，都和她安以苑不搭界，她没有对他有用的身家背景，而且，她这样的性子，既不适合做八面玲珑的外交夫人，也不是块当情人的好材料。所以，她笃定了沈见池只要离开了当时那种暧昧的气氛，便不会再对她有兴趣。

今天院长把她叫进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安老师，你的业务能力没有话说，但是为人处世方面要加强啊。”安以苑没有答话，她知道那天晚上她惹了林总，虽然当时碍于面子，他不好为难她，但是背后必然说不了她什么好话。院长见她不说话，又继续说下去：“你也知道现在并不是国外回来的就一定有优势，何况你还是女老师，学校给你的待遇和条件已经够优厚，你应该珍惜。”后面的话安以苑不听也知道，无非是让她要和别人多接触，多交流，争取拿到好的项目和合作机会等等。

现在海归多如过江之鲫，国内并没有那么多好的工作机会等着他们，何况，就像院长说的，她还是个“女老师”，所以一切仿佛都是他们在恩赐。这所学校虽然不算很出名，在这个城市中尚属一流，能在这里有一席之地，还是借师兄介绍的便利，所以人人都认为她捡了便宜。但是进了学校并非进了保险箱，在和其他人争取项目经费的时候，并非因为你是女人就会有优势，反而常常会处于不利，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在科研上，男人的思维天生比女人强。所以，像她这样“不思进取”的女老师，很有可能沉底。

不过，她无所谓，因为她会回来本就不是为了名利万丈，只是因为秦镇的那个电话。

她和秦镇，保持着每两周通一次电话的频率，秦镇真的是个温柔的人，即使不能在一起，却仍然会适时地打电话给她，让她在异国他乡不那么孤单。

那天当秦镇迟疑着告诉她关于方信之的消息时，她一直保持微笑听着。可是当她听说方信之将他的公司总部移到了南方，当秦镇说出那个城市的名字，安以苑便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她在那一瞬

间回到了大一时的北京。

当安以苑和方信之又如每一个周末，在街上闲逛，吹着干冷的寒风，她忍不住抱怨：“我毕业了一定要去一个有湖的南方城市，我喜欢湿润的空气。”

方信之一边给她拉紧帽子一边问：“为什么一定要有湖，有海不是更湿润吗？”

安以苑感受着方信之手上的温度，他的手抚在脸上总是那样让人温暖。

她仰起头看着方信之微笑：“我不喜欢海，海水是咸的，好像眼泪，我以前流的眼泪已经够多，以后不要流泪。”

方信之捏着她的鼻子：“你干嘛总是这么多愁善感，以后有我罩着你，你不会流眼泪。”

可是，方信之，你知不知道，会让我流泪的人，只有你。

那天他们在肯德基窗边的桌上热烈地讨论毕业之后他们要去的地方，后来定下了一个城市，就是秦镇电话里说的那个名字。

秦镇在电话那边焦灼地一遍遍叫安以苑的名字，可是安以苑握着话筒，却什么也听不见。

她一定要回去，她一定要去那个他们约定好的城市，那个有湖的城市。

当安以苑在实验室见到沈见池的时候，她正在往透明的圆底烧瓶里加样。看到沈见池和院长一起走进来她并不意外，不过是又一个局长或者其他什么长来参观实验室，这是常有的事。所以她只是淡淡地点了个头表示打招呼，他们并无深交，而她不过是个普通老师，更谈不上交情。可是沈见池走到她旁边的时候，却笑着叫了一声：“以苑。”

周围的人都转头看着他们，沈见池叫的不是“安老师”，而是——“以苑”。院长脸上有了然的笑，他本就认为那天他们之间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只不过后来似乎没了下文。

安以苑怔了怔，点头微笑：“你好，沈局长。”

沈见池看着她的眼神有了一点深意：“对不起，这几天实在太忙，没有过来找你，你不要介意。”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又将那句“沈局长”拉开的距离不动声色地拉了回来。听了他这句话，人人都会以为他们之间一定有故事。

安以苑不再做无谓的辩解，她不是他谈话的对手。

她垂下睫毛，将刚才的实验数据记到笔记本上。

沈见池看着这个认真的安以苑，她更适合待在这里而不是那种推杯助盏的场合，一身白衣的她看起来像一幅美丽的素描画。

“晚上有空吗？一起吃饭。”

安以苑抬起眼：“抱歉，我还有工作。”

沈见池并未勉强，只是笑着对院长说：“安老师刚回来就这么忙。”

院长赶紧对安以苑说：“安老师，你今天晚上的事情我让薛老师给你做，刚回国，你也需要好好休息，顺便出去多熟悉一下环境。”

院长有时候真的恨铁不成钢，安以苑在国外做的成绩不错，这也是当初有人介绍他们就爽快接受的原因，可是安以苑实在不会应酬，前几天不知怎么就得罪了林总，如果今天再得罪沈局长，以后他们这个学科还要不要发展。林总和沈局长都是这个城市有分量的人物，再怎么也要抓住一头。

安以苑低下头，将剩下的数据记录完，合上笔记本。平静地看着沈见池：“等我去换件衣服就可以走了。”

人在江湖中，总有要应付的时候。

上了沈见池的车，安以苑一言不发。

沈见池看着她的侧脸，这种安静中分明含着不高兴。

“今天让你为难了吗？”

安以苑笑笑：“怎么会，能和沈局长一起吃饭，荣幸还来不及。”

沈见池也笑笑，看来她也会说敷衍的话。

“晚上想吃什么？”

“看你决定吧。”安以苑无所谓，反正只是应付，吃什么都不会有差别。

沈见池笑笑，看来今天她是真的打定主意敷衍他。

车开向城中最浪漫的西餐厅，那里是个培养感情的好地方。

当车逐渐接近那个有绚烂灯光的地方时，安以苑突然不能呼吸，她看到了那个背影。即使只是背影，即使已经过去六年，她仍然能一眼认出，他的一切对她来说，早已刻骨铭心。

方信之，方信之。

他的左手边有一个美丽的背影，有些像林知鱼。可是安以苑知道不是，因为，方信之从来不会和同一个女孩纠缠两次，弃了就是弃了，绝不会再捡回来，她见多了他的无情，林知鱼怨恨的脸，吴雨哭泣的脸，李晴雪悲哀的脸。

她不会是林知鱼，因为林知鱼早在高二的夏天就和方信之结束了。

期中考试的前一天，有人告诉安以苑门外有人找她。安以苑有些疑惑，除了方信之，她在这个学校并没有其他特别的人，当她来到教室外的香樟树下，她看到了一个和刚才那个背影一样美丽的背影——林知鱼。

安以苑认识她，不是因为她是和辛雁翎并称“沉鱼落雁”的美女，而是因为她一次次来找方信之。安以苑看着他们在一起微笑，看着她为球场上下来的方信之递水和毛巾，她还看见过方信之在放学后牵她的手。

这一次，安以苑没有哭，因为方信之仍然将他所有周末的时间都完整地留给了她。

她已经明白，她属于方信之，可是，方信之不属于她，所以，只要每天上课可以坐在他身边，他每个周末的时间都属于她，她就心满意足。

可是，这样也不行。林知鱼倨傲地站在她面前：“安以苑，你根本就不是方信之什么人，你在他眼里什么也不是，所以你以后不要霸占他周末的时间！”每个周末方信之从来不和她约会，因为他要陪安以苑，她讨厌安以苑。

那次期中考试，安以苑考了全班倒数，方信之不敢相信地翻看

她的试卷，大半是空白。他气愤地问安以苑：“你为什么不做？”

安以苑看都没看他一眼，吐出三个字：“我不会。”

考完后的那个星期六，老师刚宣布放学，安以苑就拿着自己的书包走了出去，方信之怔住，等他反应过来追出去，安以苑已经走到了楼外的石阶上。他抓住她的胳膊：“你去哪儿？”

“回家。”安以苑头也不回。

方信之心里突然开始不安：“回哪个家？”

安以苑的声音很冷：“除了我自己家，我还有哪个家？”

方信之害怕了：“以苑你怎么能回去。”

安以苑充满绝望：“既然无处可逃，何必费力去逃。”

说完便用力甩掉他的手，可是反力太大，安以苑摔下了石阶，她站的地方离平地还有四步石阶。

方信之惊慌地奔下来，他刚才没来得及反应。安以苑握着迅速肿起的脚踝，闭上双眼，眼泪流了下来。

当她包扎完，方信之将她放到医务室的床上，医生已经出去，学生之间早恋已经不是秘密，她只是校医，没必要管那么多事。

安以苑躺在床上，眼神空洞。方信之看着安以苑，她又变成了以前那个眼中一片死寂的安以苑。他恐惧地抱紧她：“以苑你不要这样，以苑你到底怎么了？”

安以苑终于失声痛哭：“你是她的，我对你什么也不是。”

方信之愣住，随后反应过来她说的是林知鱼。林知鱼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他抱住她：“她什么都不是，以苑，她什么都不是，以苑，以苑。”

几天后，林知鱼来找她：“安以苑，我恨你。”

安以苑看着她走远，冯海鹏走过来，叹了口气：“方信之说她伤害你，把她甩了。”

安以苑呆立在当场，看着林知鱼美丽而透着怨恨的背影。

所以，今天的人一定不是林知鱼。可是，即使没有林知鱼，也会有其他人，方信之的左手边，永远牵着别的女伴。

沈见池看着一直半侧着身体脸对着窗外的安以苑，刚才就快到餐厅的时候，她突然要求换个地方吃饭，眼神很坚决。沈见池虽然有些奇怪，但既然她不喜欢，换个地方也可以，重要的是和谁吃饭，而不是在哪儿吃饭。在路上她就一直这样看着窗外，过分的安静让沈见池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你怎么了？”

安以苑没有转过来，声音有些虚弱：“有些胃疼。”

沈见池的车速慢下来：“很难受吗，要不要去医院？”

“不用，待会吃点东西就会好。”安以苑看着沈见池勉强地笑了一下。

沈见池没再说什么，只是加快了车速。

这是一家有舒服的沙发椅的餐厅，安以苑半靠在扶手上疲惫地半闭上眼。点餐时沈见池没有叫她，给她点了一个清淡的中式套餐。

套餐很快就上来了，沈见池将里面的小瓷碗推到安以苑面前：“喝点汤，暖一下胃。”

安以苑不由得看了一眼沈见池，他脸上是温和的笑意，这是个体贴的男人。安以苑没有说话，低头喝汤，清淡暖和的汤让安以苑的心有了些微的暖意。

方信之来到了这个他们两个人梦想中的城市，可是仍然保持着她原有的生活方式，那么自己是不是也该以自己的方式留在这个城市里。他选择的是不断更换女伴，自己可以选择找一个人，把自己嫁掉，安安静静地在这个城市生活。而那个人，如果沈见池愿意，可以是沈见池，如果不是他，也可以是其他人，只要是她不讨厌的男人，只要是和那段往事无关的人，都有可能。

从那天以后，安以苑不再拒绝沈见池的邀约，他和她一起吃饭喝咖啡看夜景，偶尔沈见池会牵她的手或者揽她的肩，但总是亲密而不失分寸。安以苑明白，在这个上床如同吃饭般平常的时代，沈见池已经对她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和诚意。

那天晚上，当沈见池送她到楼下，她解安全带的时候，沈见池握住了她的手，将她拉入怀中，看着沈见池的头俯下来，安以苑闭